

#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变迁及其完善

涂 舜\*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现代法制步入历史正轨之后, 人民法院逐渐恢复与重建了司法技术工作。在 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之前,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主要功能倾向于司法鉴定。从 2005 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就不再开展司法鉴定工作, 由此启动了司法技术工作的去鉴定化转型, 以及司法技术工作非鉴定化的功能重组。然而, 人民法院当前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实践, 却分别受制于司法技术资源供给不足、司法技术功能相对有限以及司法技术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完善, 需要从司法技术的资源配置、司法技术的功能拓展、司法技术的工作机制健全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建构。

**【关键词】** 人民法院; 司法技术工作; 司法鉴定; 功能变迁; 功能完善

**【中图分类号】** D91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226 (2019) 06-0716-14

**The functional change and perfection of the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of the People's Court.** *Tu shu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After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entered the right track in the late 1970s, the people's court gradually resumed and rebuilt the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Before the Decis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dicial Appraisal promulga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2005,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of the people's courts tend to be judicial appraisal. Since the reform of judicial appraisal management system in 2005, the judicial technical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court terminated the enforcement of judicial appraisal, which has initiated the de-identification trend of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and the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of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However, the functions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technology work of the people's court are limited by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judicial technology resources, the functions of judicial technology are relatively limited and th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internal departments of the court.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unction of the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of the people's court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technical organization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the judicial technical function, the work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the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and so on.

**【Key Words】** People's Court; Judicial technical work; Judicial appraisal; Functional change; Functional perfection

\* 涂舜: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兼职鉴定人, 重庆高校市级刑事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全流程管控的精细化执行技术及装备研究”(2018YFC0830400)与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司法鉴定体系化风险及其管控机制”(19SKGH013)的阶段性成果。

## 一、引言

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中,<sup>1</sup>法官们经常面临大量超出他们知识结构的专业性问题。这是因为法院内嵌于社会组织体系之中,审判活动也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科技化与专业化趋势,必然映射于法庭审判。而现代社会又不可能把法官培养成既懂法律与又懂科技的全能型人才,依赖专家成为法院审判的必然选择,当然也是现代社会分工的意义所在。

为了解决法院或法官面临的专业性问题,人民法院主要借助两种形式的专家体制:一是外在于法院的专家资源。主要包括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分别配置的以司法鉴定为主的刑事技术力量与检察技术力量、庞大的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以及其他所有有助于法庭审判解决专门性问题的专业机构与人才。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为法院审判提供技术性支持的主要是前两类机构与人员,但随着涉讼纠纷的复杂化与专业化,其他类司法鉴定或技术服务有逐渐增多趋势。二是内置于法院系统的司法技术力量。法院系统根据日常审判工作需要,有选择性地配置了司法技术辅助机构,招募了司法技术人才,组建了法院自身的技术性力量。

相较于外在法院的专家资源,法院内置型司法技术力量具有重要作用。其一,可以优化法院资源配置,加强法院内部分工,让法官集中精力于审判工作。其二,提高法院审判效率。司法技术工作的内部化,有利于加强法院内部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减少程序环节,压缩办案时间。其三,有利于保障审判公正。在刑事司法中,我国采取的是一种权力型司法鉴定制度,当事人对侦查机关鉴定人与鉴定意见的技术性制约非常有限,法院系统的司法技术力量的介入,<sup>2</sup>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实质不平等。其四,强化法院对外部性专家的监督、制约。例如,法院可以自行启动重新鉴定机制,并让系统内部的鉴定人进行再鉴定;或者审判部门直接将鉴定意见交付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进行技术审核。通过上述方式,法院可以对侦查机关的鉴定意见进行验证,避免审判法官让渡自己的“守门人”角色,<sup>3</sup>进而倒逼法院系统外的鉴定人提高鉴定质量。其五,法院系统的司法技术组织资源,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质量监控体系。这一质量监控体系,不仅从横向上对外部性专家资源与专家意见构成技术制约,而且还从纵向上保障法院系统内部司法技术工作的可靠性与科学性。

然而,法院内部司法技术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争议不断。<sup>4</sup>其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法院同样需要配置司法技术资源,购买大量仪器设备,形成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竞争模式,这导致地方财政紧张。其次,法院司法鉴定功能的市场化,驱使法院司法技术部门追逐经济利益,引起了人们对法院的负面评价。再次,法院司法技术机构对侦查机关的过度监督,产生无谓的重新鉴

<sup>1</sup> 除了审判工作,法院的执行工作或其他工作依然可能面临专业性问题。但毫无疑问,审判工作是法院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司法技术工作在审判工作的功能及其演变。

<sup>2</sup> 在法庭审判阶段,固然当事人可以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鉴定意见。但由于专家辅助人制度本身过度简约以及聘请专家辅助人的高昂费用,导致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制度几乎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有调研发现,到2015年时,J省W市法院辖区有3件专家辅助人出庭案件,2014年1件,2015年2件;Z省H市出现了2件;A省H市中院有1件。参见孙长永主编:《刑事司法论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498页;又如,上海松江区检察院2014年提起公诉的2168件案件,在法庭审判中没有1件有公诉人与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参见李舸祺:《“四类人员”出庭研究》,《人民检察》2017年第8期,第36~38页。

<sup>3</sup> 参见常林:《谁是司法鉴定的“守门人”?——〈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五周年成效评析》,《证据科学》2010年第5期,第618~632页。

<sup>4</sup> 参见贾静涛:《中国古代的检验制度》,《法学研究》1980年第6期,第64页;叶自强:《法医鉴定体制的变革》,《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72页以下。

定,甚至出现法院鉴定过度否定侦查机关鉴定意见之嫌。<sup>5</sup> 复次,法院内部司法鉴定工作的公信力常被质疑,法院被批评为“自审自鉴”。最后,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接受审判部门委托,对技术性证据材料进行技术审核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也受到学者否定。<sup>6</sup>

由于人民法院内部司法技术工作存在上述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所以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之后,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从以司法鉴定为主,转向技术咨询、技术审核以及对外司法鉴定委托等其他技术性工作。尽管如此,就当前趋势来看,非鉴定化的司法技术工作依然对法院审判工作意义重大,所以最高法院反复呼吁各级法院应当强化法院内部的司法技术工作。<sup>7</sup> 不过,最高法院自上而下的推动,更多立足于宏观指导,缺乏微观层面的操作方案;同时,一线法院也根据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专业性问题,对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进行了创新。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变迁及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进而为法院合理配置司法技术资源、进而优化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提供一些建议。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完善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功能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尽量避免司法技术工作可能引起的争议,限制其消极作用。

## 二、2005 年之前: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鉴定化

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工作最初源于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7条与第25条,其规定县、省级人民法院可以设法医。<sup>8</sup> 据此,我国法院系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法院系统配置法医力量。当然,囿于当时历史条件(主要是法医人才奇缺、技术设备数量与质量较差),法医主要还是设置在地、市级以上法院。后来,由于特殊历史时期,人民法院被撤销,附属于其上的司法技术工作也被迫中断,鉴定机构被取消,法医被遣散,设备遭到破坏。<sup>9</sup>

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1条第2款,延续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相关规定,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sup>10</sup> 1980年代初,南昌中院率先在全国开展法医活体检验,法院系统随即开始逐步恢复法医鉴定工作。<sup>11</sup> 到1986年,全国已有28个高级人民法院、198个中级人民法院、570个基层人民法院配备了法医技术人员,总数达1032名;一些高、中级人民法院还相继建立健全了法医机构,开展了检验、复核、鉴定等多项法医技术工作,为审判人员正确定罪量刑、解决民事和经济纠纷提供

<sup>5</sup> 参见陈如超:《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的方向与逻辑》,《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2~195页。

<sup>6</sup> 参见郭华:《论鉴定结论审查模式的选择——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管理规定”说起》,《法学》2008年第5期,第159页。

<sup>7</sup> 例如,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分工方案》的通知》就要求加强法院系统的司法技术队伍建设。

<sup>8</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县级人民法院设法警、检验员,并得视需要设翻译员、法医”;第25条第2款规定,“省级人民法院设法警若干人,并视需要设翻译员、法医、检验员”。

<sup>9</sup> 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利用的国内技术设备和引进的少量国外先进设备设置,本身就量少质弱,且在“文革”中又惨遭破坏,损失殆尽。参见黎镇中、肖允中:《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刍议》,《现代法学》1987年第1期,第97页。

<sup>10</sup>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历经1983年、1986年、2006年的三次修正,均保留了这一规定,直到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才取消这一规定,转而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设司法技术人员,负责与审判工作有关的事项”(第51条)。

<sup>11</sup> 参见谭世贵、苏晓龙:《关于法院系统设置鉴定机构的反思》,《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第7页。



了科学依据,对避免冤、假、错案,保证办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2</sup>

然而,当时人民法院以法医为主的司法技术工作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法医技术人员严重匮乏、仪器设备配置不足,<sup>13</sup>法医鉴定机构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工作条件极其简陋,远不能适应审判工作需要。因此,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院法医工作的通知》,首先要求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建立法医技术室,且其配置级别应与本院庭、室同级,同时,基层人民法院也应配备专职法医技术人员;其次,明确规定各级法院配置司法技术人员数量;最后,要求中高级法院逐步拓展业务工作范围,从法医工作扩大到物证、书证检验工作。<sup>14</sup>

为了满足法庭审判以及其他法院工作的强烈需求,以及司法鉴定可为法院、鉴定人带来利益的经济激励,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强力推动下,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蓬勃发展,中高级法院逐步增设了文书检验、物证鉴定等其他常见的鉴定项目。到2005年,中级以上各级法院已经普遍设置了鉴定机构,部分县级法院也设置了鉴定机构,<sup>15</sup>而对于未设置司法鉴定机构的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也要求其在司法行政部门配备专职司法鉴定人员。<sup>16</sup>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2005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之前,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重心主要是司法鉴定。这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满足日常审判工作之需。在刑事司法中,司法鉴定工作主要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完成,法官主要在审判阶段审查鉴定意见。但在大量的民事司法中,法官只能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解决案件中面临的专业性问题。由于在1980~1990年代,社会鉴定机构与鉴定人较为稀缺,<sup>17</sup>人民法院通常依赖法院内部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开展鉴定工作以辅助法官审判。第二,法院内部建立鉴定机构,能够高效、迅速完成司法鉴定业务,提高审判效率,同时也能对鉴定过程中的相关事项保密。第三,司法鉴定工作能够为人民法院带来经济利益,可以改善法院的办公条件、提高干警待遇。<sup>18</sup>

但是应该认识到,司法技术工作的鉴定化,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就局限于司法鉴定。首先,法官审判面临的专业问题众多,法院内部鉴定机构的鉴定业务种类有限,需要委托外部鉴定

<sup>12</sup> 参见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院法医工作的通知》。

<sup>13</sup> 1980年代初,全国从事法医工作的科技人员总共才3700多人。如此数量,即便全部配给法院系统,也仍然缺口3000多名;若以当时公安、司法系统的总体需求而言,则当时共缺法医人才10000多名(参见徐榴园:《法医科学与法制建设》,《法学》1984年第5期,第44页)。同时,公安系统虽然在1970年末增加和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设备,但由于总体财力不足,这些先进技术设备也只有北京和少数大城市才有;至于法检系统的设备与实验室建设,则更为缺乏和落后,特别是基层机关几乎无力组建鉴定机构(参见前引9,第96~97页)。

<sup>14</sup> 具体要求是:(1)高级人民法院已建立法医技术室的,要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分设物证组、病理组、活体检查组、毒物化验组;尚未建立机构和配备人员的,应积极选调法医技术人员和建立法医技术室。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人员应配备八至十二名。(2)中级人民法院已建立法医技术室的,要逐步开展活体检查、物证、书证检验,尸体剖验等各项工作;尚未建立机构的,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法医技术室。中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人员应配备四至八名。(3)基层人民法院中没有法医技术人员的,要逐步配备法医技术人员一至三名。工作需要、条件具备的可以建立法医技术室。

<sup>15</sup> 参见前引11,第7页。

<sup>16</sup> 参见《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法释[2002]8号)第2条。

<sup>17</sup> 在20世纪80、90年代,司法鉴定并未市场化,社会鉴定机构总体偏少。刑事司法鉴定主要由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承担鉴定任务。例如,2005年《公安机关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通知》称,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承担的刑事司法鉴定量占全国司法鉴定鉴定量的95%。除此之外,刑事司法鉴定则由检察机关与法院系统的鉴定机构承担。至于民事司法鉴定与行政诉讼鉴定,除了由法院系统的鉴定机构承担之外,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鉴定机构也参与其中。至于其他性质的鉴定机构,例如高校鉴定机构,在当时参与司法鉴定的份额总体偏少。

<sup>18</sup> 有学者透露,21世纪初,一个中等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年的鉴定收入和回扣可达上千万元。参见赵蕾、苏永通、储福民:《司法鉴定期望结束乱局》,《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

机构的鉴定人鉴定,所以人民法院内部司法鉴定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就同时承担了对外司法鉴定委托职能。

其次,对于系统外部鉴定机构、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审判法官为了保障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审核鉴定意见以及鉴定人几乎不出庭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将鉴定意见移交法院内部鉴定机构进行技术性审核。

最后,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司法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将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赋予司法部后,司法行政机关对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了统一登记管理。人民法院受此启发,也要求自愿接受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到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申请注册、登记,由此司法的司法鉴定机构又取得了对自愿接受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登记、注册的管理权。

司法鉴定机构的上述非鉴定化功能,都逐一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2002年、2004年印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制度实施办法》得予制度化与规范化:第一,负责对外鉴定委托工作;第二,对自愿接受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管理;第三,接受法院委托,对拟作为证据的的鉴定文书、检验报告、勘验检查记录、医疗病情资料、会计资料等材料进行文证审查,即将文证审查的对象从鉴定文书扩展到其他技术性证据材料。

### 三、2005年至今: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非鉴定化转型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后,人民法院自该年10月1日开始,就不再开展司法鉴定业务。但由于在2005年之前,法院内部司法鉴定机构主要是根据法院的日常鉴定需要发展起来的,且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普遍建立了鉴定机构、基层法院也配置了专门性鉴定人才,所以法院系统体系化的司法鉴定机构以及3000多名庞大的鉴定人员,<sup>19</sup>就面临着资源重组、功能转型、人才转岗或内部安置的现实需要。

面对这一现实需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做好过渡期相关工作的通知》时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开展人民法院不设鉴定机构、不再进行自主鉴定业务后如何加强司法技术工作,保障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专题调研工作,稳步、有序地做好司法鉴定人员职能的调整工作”。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迅速对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转型进行了回应,即为了“改革、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调整和加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保障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部署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最高法院在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增设司法辅助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是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审核服务;负责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并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对外委托、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法院注射执行死刑中的技术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法院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

第二,为加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便于上下级法院的协调与联系,高级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独立建制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为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提供技术保障服务。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机构。

第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职责是:(1)为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审核服务。对法官提出的涉案技术问题解释或者答复,对送审案件中的

<sup>19</sup> 参见江澜:《专家证据的司法控制与技术法官制度的可行性》,《法律适用》2009年第5期,第93页。

鉴定文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2)负责统一办理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严格对外委托工作程序和制度规范;(3)负责死刑执行中的技术监督、指导和确认死亡工作;(4)负责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调研及技术培训工作;(5)负责监督、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

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将法院司法鉴定机构更名为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将鉴定人等原有技术人员转变为司法技术人员。名称的转换,也带来了功能的转变,主要包括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工作;统一办理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负责死刑执行中的相关工作;以及负责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调研、培训、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法院司法技术工作在去鉴定化的同时,对2005年之前的非鉴定化工作进行了继承、完善与创新,当然也可以视为法院对既有司法技术资源最大程度的优化利用、加强部门分工与合作、提高法院审判工作效率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与相互平衡的结果。

鉴于有关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相关规定过于宽泛,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管理规定》对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工作进行了细化。其第2条规定,技术咨询是指司法技术人员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法官提出的专业性问题进行解释或者答复的活动;技术审核是指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应审判、执行部门的要求,对送审案件中的鉴定文书、检验报告、勘验检查笔录、医疗资料、会计资料等技术性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的活动。此外,该规定也对法院的技术咨询、技术审核程序进行了规范,并规定技术咨询、技术审核意见仅供法官、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参考,不作为定案的依据,不对外公开,以及司法技术人员在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案件中应当回避。

与此同时,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还为法院系统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树立了参照依据,其第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统一办理审判、执行工作中需要对外委托鉴定、检验、评估、审计、拍卖、变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工作,并且还对司法技术辅助部门的收案、选择专业机构与委托、监督协调、编制与管理专业机构、专家名册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范。

从司法技术工作功能细化的角度来看,技术咨询、技术审核与对外委托鉴定、评估等两大类工作受到最高法院的特别重视,这说明这两类功能也是法院系统目前司法技术工作的主要职能。考虑到这一情况,在本文的后续部分,若无特别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提及的第3~5项功能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换言之,本文对司法技术工作功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分析,将不再关注死刑执行中的技术工作、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调研与培训以及对下级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监督与管理等事项。同时,考虑到审判工作在法院所有业务工作中的重要性,本文再次将司法技术工作功能的研究限制于审判领域。此外,司法技术工作中关于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功能基本相似,为了行文简化,本文统一以对外委托鉴定进行论述。<sup>20</sup>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司法技术工作都对法院审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性支持,这种技术性支持逐渐让审判法官产生了路径依赖,特别是当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运用,导致电子数据与大数据证据快速涌入审判法庭,这让法院的日常审判更加依赖司法技术工作的辅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最高法院自2007年之后,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渠道,反复强调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法院系统采取完善司法技术工作的措施,不断扩大司法技术工作的职能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技术专业队伍建设与司法技术辅助机构的设置(参见表1)。

<sup>20</sup> 之所以作出这一规定,部分原因基于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51条,“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设司法技术人员,负责与审判工作有关的事项”。



表1 2009-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技术工作的部分规定或指示

时间	名 称	相关规定或指示
200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管理部门负责本院的委托评估、拍卖和流拍财产的变卖工作,依法对委托评估、拍卖机构的评估、拍卖活动进行监督。
200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的通知(法发〔2009〕14号)》	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配备法医等司法技术人员,发挥其司法辅助功能。 完善司法技术辅助机构的设置。
2011 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1〕4号)》	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职能作用。充分认识司法鉴定管理工作重要性,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各项管理规定,规范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鉴定工作,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审核工作。加强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司法鉴定管理人员业务能力。
201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4〕3号)》	对于正在审理案件需要进行损伤程度鉴定的,司法技术部门应做好前期技术审核工作,在对外委托时应明确向鉴定机构提出适用标准。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法〔2015〕384号)》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网络司法拍卖工作。
2016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16〕431号)》	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由执行局负责实施,委托拍卖工作由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网络司法拍卖中辅助工作的组织管理既可由执行局负责,也可以由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负责,具体由哪个部门组织管理,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予以规范。
2016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罪犯生活不能自理鉴别标准〉的通知(法〔2016〕305号)》	罪犯交付执行前因生活不能自理依法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申请的,对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别,由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部门根据《罪犯生活不能自理鉴别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犯交付执行前暂予监外执行组织诊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组织进行。在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2018修订)》	第51条 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设司法技术人员,负责与审判工作有关的事项。
2019 年	《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点〉的分工方案》	第78条 研究司法技术人员配备和职业保障制度。
201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的分工方案〉的通知》([2019]99号)	进一步加强司法技术专业队伍建设 牵头部门:政治部 参加部门:审管办、行装局 成果要求:2019年开展调研,2021年出台加强司法技术专业队伍建设指导意见。

## 四、人民法院当前司法技术工作的反思

从2005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至今,通过最高法院自上而下的努力,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sup>21</sup>但从理论逻辑与司法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在四个层面受到影响,一是司法技术的基础资源短缺;二是部分司法技术工作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三是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范围有限;四是司法技术工作的制度供给不足。上述四方面的问题,最终影响了法院系统、特别是基层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发挥。

### (一) 司法技术工作的基础资源短缺

从1979年至2004年,法院系统基于办案需要(当然也可能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普遍设置了鉴定机构,购买了仪器设备,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基层人民法院也成立了鉴定机构,或者至少配备了专门的司法鉴定人才。当时,人民法院拥有的司法鉴定资源,在政法系统中仅次于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但2005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对法院系统的司法鉴定资源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而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转型也带来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司法技术工作的去鉴定化,使其不再可能为法庭审判提供鉴定意见;二是司法技术工作的非鉴定化,又导致其不能为法院与司法技术人员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二者的共同结果,则是司法技术工作以及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司法技术人员在法院系统地位的双重边缘化。

这一双重边缘化首先来自于一些法院领导与部分审判法官的观念认识。在他们看来,法庭审判中专业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机构解决。至于鉴定争议,则可以依赖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质证、专家陪审员等法定专家制度解决。他们甚至认为司法鉴定对外委托工作,也可以通过审判法官或审判法庭附带承担。基于上述认识,他们把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当做一个“二传手”或“中转站”,有无专业人员都能干。与此同时,司法技术人员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期许,也限制了司法技术工作的良性开展。在司法技术人员看来,法院对司法技术工作定位不准确,司法技术工作不受重视,他们在法院中的角色并未制度化。而且,一些司法技术人员还认为审判法庭的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实质上是一些法官对审判风险的转嫁。因此,司法技术人员本身也只是把司法技术工作视为审判法庭与社会鉴定机构的交互平台,仅仅承担组织当事人抽签摇号、在业务庭和鉴定机构之间传递材料等机械化的形式工作。<sup>22</sup>

司法技术工作的双重边缘化,既制约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体制化建设,又影响到司法技术人员的去留、招募与培养。所以,就当前司法实践来看,司法技术工作基础资源的短缺,可能是影响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功能的关键性因素。

第一,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设置各地参差不齐。根据2006年最高法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最高法院成立了隶属于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办公室,并要求高级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独立建制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而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则只要求有条件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机构。面对最高法院的指示,地方法院(例如山东)采取了三种主要的应对模式:一是

<sup>21</sup> 例如,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公布的“汪紫平侵犯商业秘密宣告无罪案”中,法院内部的司法技术辅助部门,通过对司法技术鉴定所依据的技术资料的审查,发现第二次鉴定所依据的技术资料存在较大疑点,法院在此基础上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

<sup>22</sup> 参见周一颜:《关于福建法院民事诉讼鉴定实务的调研报告》,载齐树杰主编:《东南司法评论》(第8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少部分法院取消司法技术部门,技术人员分流或转行;二是技术室被取消,其工作职能由新设的机构取代,专业技术人员被调整到其他部门,非专业人员被充实到新成立的机构从事对外委托工作;三是曾经承担鉴定职能的技术室在司法改革中被保留下来,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作职能转变后也保存下来。<sup>23</sup>

由于各地各层级法院的重视程度不同,原有技术力量或取消、或重建、或保留,加之基层法院原本就基础薄弱,所以地方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没有设置独立编制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有的挂靠业务庭,有的兼并到其它综合部门,例如放到行装处、办公室、监察室、法警队等其他部门。即便建有独立编制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名称也不统一,有些叫做司法鉴定室、司法技术科,也有称作司法辅助工作办公室等等。

第二,司法技术人员的数量、质量与司法技术工作需要存在差距。司法技术人员晋升空间有限、编制不足、待遇跟不上,况且功能转型产生的心理落差与边缘化地位产生的无前途感,共同催生司法技术辅助工作岗位缺乏吸引力:首先,取得鉴定人资格或法官资格的司法技术人员大部分流失,或者转岗,或者辞职。<sup>24</sup>其次,司法技术人员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sup>25</sup>再次,司法技术人员专业单一。司法技术人员以法医鉴定、文书检验技术人员为主。人才结构的单一化,显然是与2005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前,人民法院内部鉴定机构的主业是以法医鉴定、文件检验相一致的。最后,司法技术人员的资质、条件没有明确。由于司法技术工作没有吸引力,在法院系统不受重视,加之一些地方法院没有解决编制问题,结果很难招募专业性人才。结果造成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技术人员大多缺乏法律与专业背景,辅助部门成为非专业人员,如军转干部、新近人员、离岗人员、三无人员(无技术、无司法资格、无工作经验)的中转站。原供职于法院鉴定部门的技术人员,继续留任者比较少见,且随着民事鉴定委托案件数量的增多,近年专业技术人员反而存在减少趋势,个别地方法院甚至还没有专业技术人员。<sup>26</sup>

## (二) 司法技术工作的制度供给不足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对最高院自身的对外鉴定委托工作以及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与审判部门的职责、流程进行了规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管理规定》又对最高法院内部的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工作进行了规范。然而,一方面上述规定只是适用于最高法院;另一方面,上述规定本身并不能完全应对司法实践中审判部门与司法技术辅助部门的实际需要,所以难免产生下述问题。

第一,关于司法鉴定对外委托方面存在的问题。理论上而言,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与审判法官职责清晰,司法鉴定案件归口管理、统一委托,而且技术人员还可以就专业问题辅佐法官,让法官从繁琐的鉴定中解脱出来集中审案,缩短审判周期、提升审判质量。<sup>27</sup>但是,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与审判法庭之间责任并不明晰,如鉴定材料由哪方收集、谁主持材料质证、谁通知鉴定人出庭?当事人不配合鉴定、不支付鉴定费用应该如何处理?当事人干扰鉴定应由哪个部门配合处理?

<sup>23</sup> 参见杨圣军、高志毅、顾广义:《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中国司法鉴定》2016年第1期,第79~80页。

<sup>24</sup> 有人统计,2005年黑龙江法院系统原有技术人员97人,到2011年只剩61人,人才流失36%参见包剑锋、刘莹、赵德乾:《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载苏泽林主编:《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sup>25</sup> 例如,湖北汉江两级法院,自2005年以来,不仅数量减少4名,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在2011年的工作人员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60%,青黄不接。

<sup>26</sup> 参见前引23,第80页。

<sup>27</sup> 参见陈如超:《民事司法鉴定中的法官行为规制》,《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3~134页。

补充鉴定材料由哪个部门负责?同时,司法鉴定委托的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机制也不畅。例如,是法官收集、质证鉴定材料并移交技术部门,还是由技术人员提前介入辅助法官收集、质证鉴定材料?权责不明,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判部门与司法技术辅助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影响了司法鉴定委托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第二,关于司法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司法技术咨询与司法技术审核工作中,法院缺乏有效机制,激励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及时、认真、负责地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与司法技术人员可能拒绝向审判法庭提供技术咨询或技术辅助,这在敏感性案件中更是如此。<sup>28</sup>当然,还有一些司法技术人员认为,司法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结果,对法官并无约束力,这降低了他们提供专家意见的积极性;或者他们认为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是非公开进行的,不能接受法庭质证,他们希望自身角色诉讼化,将技术咨询与审核意见公开提交法庭,由当事人或控辩双方质证;在他们甚至认为,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实质上是一些法官对审判风险的转嫁,导致他们成为鉴定意见的真正采信者,他们同样害怕承担风险,不愿接受技术审核与技术咨询。

当然,上述各种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约束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与审判部门,二者之间并未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对于司法技术人员来说,他们独立于审判法庭,无办案责任负荷与绩效考核压力,当然,也就没有多少晋升空间,成为一些新近人员、离岗人员、三无人员的“过渡机构”或“养老机构”,<sup>29</sup>无法很好地完成对外鉴定委托工作与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服务。而对于审判法官来说,由于法院“案多人少”,他们忙于案件审理,加之又是技术方面的外行,他们当然愿意将有关技术方面的工作交给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与司法技术人员,甚至把本该承担的与审判工作无法分离的技术工作交给司法技术人员。要改变司法技术工作在实践中的运作不畅,则必须建立健全法院内部的司法技术工作规范。

### (三) 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需要拓展

对于法庭审判来说,目前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主要包括对外鉴定委托、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三项。应该说,这差不多覆盖了审判工作中需要技术支持的主要事项。然而,一些地方法院的司法实践证明,司法技术辅助工作的功能完全可以再拓展,司法技术人员可以参与其他方面的技术性辅助工作,这同样有助于挖掘司法技术工作的潜力,又能实现法院内部资源的优化利用,提高法院审判部门的工作效率。

第一,司法技术人员可以参与技术性证据的相关调查工作。例如,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发现,在《决定》实施后,一方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变为办理对外鉴定委托手续以及在鉴定过程中协助、监督、管理鉴定机构的部门,工作任务简单,技术人员、设备资源闲置、浪费问题严重,技术部门的功能转化问题突出。另一方面,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时,所调查证据相当一部分属于技术证据,法官由于专业职责所限,大都缺乏专业知识和手段,对专业证据调查无从下手,即使调查也无法保障质量、效率,影响了审判质量与效果。因此,聊城中院进行了工作创新,把司法技术人员引入到技术性证据调查之中。<sup>30</sup>

第二,在存在技术性证据的民事案件中,司法技术人员可以辅助法官调解。例如,在一些需要法医鉴定的案件中,当事人对法医鉴定意见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或者不同鉴定意见相互矛盾,司

<sup>28</sup> 参见苑荣刚:《当前技术审核工作现状及分析》,载苏泽林主编:《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sup>29</sup> 参见前引27,第133~134页。

<sup>30</sup> 参见郑万宏、李玉萍、关淼:《从司法鉴定到证据调查》,《人民法院报》2009年10月25日。

法技术人员可以协助法官分析鉴定意见,法官调解起来就更有说服力,调解成功率也比较高。<sup>31</sup>而且,除了在司法鉴定意见作出后调解,一些法院的司法技术人员还建议,可以在法官同意当事人的鉴定申请环节调解,或者在鉴定程序启动前后阶段进行调解。<sup>32</sup>即司法技术人员可以为各方当事人分析司法鉴定的利弊风险,或者指出当事人行为在鉴定意见中的可能过错,从而预测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的比重,这样就能减少鉴定环节,节省鉴定费用,帮助法官提前对当事人调解,避免诉累。

第三,司法技术人员还可以参与庭前会议或审判后的合议庭会议,辅助法官或合议庭解决鉴定方面的问题。当鉴定文书送达当事人双方后,当事人可能存在鉴定争议,此时司法技术人员可以辅助法官主持庭前会议,在当事人(他们也可以聘请专家辅助人)、鉴定人参与的情况下,辅助法官在庭前解决鉴定争议,决定是否需要启动重新鉴定、补充鉴定。当然,在法庭对鉴定意见质证后,司法技术人员也可以参与庭后的合议庭会议,为合议庭提供是否采信鉴定意见的意见,或者为法官提供关于鉴定意见方面的技术咨询。

#### (四)部分司法技术工作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工作尽管为法庭审判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得到了法院系统的认可,但是,部分司法技术工作的正当性还是受到了理论界质疑。

第一,越权的司法鉴定管理。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代表国家统一管理法医鉴定类、物证鉴定类、声像资料鉴定类等三大类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对于其他类鉴定机构与鉴定人是否需要统一管理,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即司法部)商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确定。毋庸置疑,人民法院没有被国家赋予司法鉴定管理权,无论是对三大类还是非三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然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按照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实行对外委托名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技术专业机构、专家名册》的编制和对入册专业机构、专家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协调。”此外,该规定第42~43条还进一步对编制与管理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进行了规定。<sup>33</sup>

根据上述规定,最高法院司法技术辅助部门获得了对接受法院委托的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统一管理权。此后,一些地方高院、甚至中院也依样画葫芦,建立了各自的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名册。但由于受到学界的批评以及中央政法委、人大法工委的协调或正面回应,一些法院放弃了对三大类(目前是四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统一管理,即在对外鉴定委托工作中,主要还是从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的名册中选择鉴定机构。但对于四大类之外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目前则存在管理漏洞,这为人民法院的自主管理权似乎提供了实践正当性。尤其当2017年《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严格监管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出台之后,由于司法部规定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不予准入登记”,所以对于四大类之外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则是摆在

<sup>31</sup> 参见顾国伟、杨永生:《浅谈法医咨询参与案件调解机制》,载苏泽林主编:《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sup>32</sup> 详细内容,参见殷林坤:《将调解机制引入司法鉴定程序的实务探讨》,载苏泽林主编:《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5页。

<sup>33</sup>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42条,“法医、物证、声像资料三类鉴定的专业机构名册从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编制的名册中选录编制。其他类别的专业机构、专家名册由相关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推荐,按照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选录编制。名册中同专业的专业机构应不少于3个,同专业的专业机构不足3个的除外。”第43条,“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应对名册中的专业机构、专家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违反相关规定的专业机构,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指正,视情节轻重,停止其一次至多次候选资格;对乱收鉴定费、故意出具错误鉴定结论、不依法履行出庭义务的,撤销其入册资格,通报给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或行业主管部门;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报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前司法鉴定管理方面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些省级法院延续了过去的统一管理模式,即对四大类之外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了登记注册管理。

第二,行政化与私密化的技术审核。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管理规定》第11条规定,“技术审核主要解决具体案件中的鉴定方法、程序、结论、因果关系等问题,适用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法官需要明确是否有必要再次启动鉴定程序及启动何种程序的;(二)多个鉴定结论不同或有矛盾,法官需要明确如何从科学角度取舍或采信鉴定结论的;(三)需明确鉴定结论对送审事项在科学上的证明意义的;(四)其他需要技术审核的。”可以看到,技术审核主要针对审判实践中法官审查判断鉴定意见时面临的难题,而且技术审核的内容基本集中在技术方面。<sup>34</sup>从理论而言,技术审核确实可以辅助法官作出更好的判断,但有学者指出,技术审核存在以下正当性问题。

首先,技术审核模式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方向,不仅没有弱化职权色彩,而且再次强化职权主义成分,这与我国当前司法制度改革吸收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以及不断扩大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方向背道而驰。其次,司法技术人员长期疏于鉴定实践,加之取得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的分流,导致司法技术人员实际缺乏审查鉴定意见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其提供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审核意见值得怀疑。再次,司法技术人员在“幕后”行使着鉴定意见能否作为证据的认证权,在一定程度上掏空了当事人的质证权,使庭审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流于形式。最后,法官依据技术审核意见而非庭审质证作出采信鉴定意见或是启动重新鉴定的决定,很可能让当事人产生“暗箱操作”的怀疑,有可能反而成为“重复鉴定”的根源,酿成法院与当事人或者鉴定人之间的纷争,诉讼效率不仅没有得到提高,还影响了法院的权威性。<sup>35</sup>

## 五、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完善

针对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对其功能进行制度化的完善。

### (一) 司法技术工作的资源配置

第一,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的配置。各级法院都应建立独立编制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目前,一些省份主要围绕中级法院建立司法技术辅助机构,<sup>36</sup>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具有一定合理性,以中级法院为中心建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是基层法院司法技术人才匮乏、编制紧缺的替代方案。然而,相对于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同样、甚至可能更需要司法技术技术方面的辅助。例如,一些地级市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90%的对外鉴定委托,都来自于基层法院。<sup>37</sup>当司法鉴定委托、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等工作,都要由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一一对接,则其效率可能比较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鼓励基层法院建立独立编制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则应以中级法院为中心建立效率高、程序畅通的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制。

<sup>34</sup> 关于技术审核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管理规定》第11条规定,(1)鉴定材料和鉴定对象是否符合鉴定要求,是否具备鉴定条件;(2)鉴定手段、方法是否科学,鉴定过程是否规范;(3)鉴定意见及其分析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客观全面,特征的解释是否合理,适用的标准是否准确,分析说明是否符合逻辑,鉴定结论的推论是否符合科学规范;(4)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sup>35</sup> 参见前引6,第158~159页。

<sup>36</sup> 参见武晓华:《从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职能的定位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苏泽林主编:《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247页。

<sup>37</sup> 有人指出,法院系统要求中高级法院完善机构与人员,而实际上基层法院每年对外委托案件的数量占全市法院的90%以上,基层法院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极不合理。参见刘湘丽:《法院司法技术管理工作的存废与发展》,载苏泽林主编:《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页。

第二,司法技术人员的配置。法院既要留住司法技术人员,又要招募或吸引专业人才。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的人才建设,主要需要法院解决编制、待遇、晋升问题,并在留住专业人才的基础上,招录新的专业人才,或者是对非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在现代社会,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大而全的专业人才配置,而是在配置常规性的专业类别的技术人才的基础上,司法技术人要从技术的直接提供者,逐步转变为直接提供技术服务与聘请外部技术人员的组织者与协调者。法院需要借力外部专家资源为审判法官提供技术性支持。

## (二) 司法技术工作功能的灵活拓展

在不违背司法规律与审判原理的基本前提下,司法技术工作应当优化资源利用,根据司法实践需要,灵活扩大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范围,以更好地为法庭审判服务。

第一,建立技术性证据调查制度。在法院审判过程中,会遇到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或者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情况。对于其中存在针对技术性证据的调查取证,法院可以归口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实施,这有助于发挥司法技术人员的专业优势,提高法院取证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建立司法技术人员参与庭前鉴定争议解决机制。在司法技术辅助部门送达、告知当事人鉴定文书后,针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司法技术辅助部门在审判法官的参与下,可以通知当事人双方、鉴定人参与庭前调查程序,当事人还可以聘请专家辅助人。通过鉴定人说明、当事人双方质证,以及司法技术人员对是否采信鉴定意见、是否需要重新鉴定的说明,法官可以在庭前解决鉴定争议,或者作出是否启动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决定。

第三,法院还可以建立司法技术人员辅助法官调解的制度。司法技术人员参与案件调解,一般需要限制在涉及专业技术的案件中。从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受理鉴定委托开始,直至法庭审判案件结束,司法技术人员都可以参与案件调解过程。<sup>38</sup>

## (三) 司法技术工作的制度完善

第一,完善对外司法鉴定委托。法院应建立责任明晰、信息流通、相互合作、操作规范的司法鉴定委托工作机制。司法鉴定委托工作可由地方高院统一建立、三级法院共同使用的“对外委托一体化平台(如北京高院)或信息化平台(如四川高院)”。<sup>39</sup>在具体的案件中,针对办理鉴定委托、鉴定机构审查、当事人交费、提交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材料、鉴定期限、鉴定文书送达等司法鉴定委托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信息化平台应设置严格的程序和期限,对不同主体进行监督、提醒、纠错,使整个鉴定委托流程都置于信息化平台的适时监控之下,提高效率,同时明确审判法官、执行部门与司法辅助工作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

同时,需要明确审判部门与司法技术辅助机构之间的责任。除了鉴定材料须经法官主持当事人质证外,司法鉴定委托工作中的其他所有技术性事项,都可以统一归口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操作。即便是鉴定材料的质证,司法技术人员也应当辅助审判法官审查鉴定材料。此外,在是否启动鉴定或重新鉴定、鉴定委托要求的拟定、鉴定材料的收集等方面,司法技术人员均应提前协助审判法官。

第二,完善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工作。首先需要明确技术咨询、特别是技术审核中法官与司法技术人员的责任分配机制,以及建立合理的考核机制,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其次,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流程与责任实现信息化管理。与司法鉴定对外委托一体化的电子信息平台一样,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同样可以建立司法技术辅助部门与审判部门的信息化平台。信息化平台需要链接专家数据库,以及时满足法院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之需。对技术咨询、技术审核的时间、责任、流程、负责人、聘请专家等信息应当公开,法官随时可以查阅、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sup>38</sup> 参见前引 31, 第 355 页。

<sup>39</sup>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工作的规定》。

#### (四) 司法技术工作的正当性应对

第一, 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问题。目前一些地方高院、中院依然根据自身需要, 造册管理接受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人, 即便是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的几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 依然需要经过法院“从资质等级、职业信誉、经营业绩等方面择优确定入册”, 人民法院还要对入册机构与鉴定人进行适时监督与考核。<sup>40</sup>应该说, 对司法行政机关已经统一管理的四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 法院应全部允许进入法院系统的对外鉴定委托信息平台, 而不应根据需要再择优选录。法院对于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在日常鉴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通过鉴定管理与鉴定使用的衔接机制进行解决。集鉴定管理与使用于一身的法院, 实际上是不可能对社会鉴定机构与鉴定人进行完全公正的考核评估, 因为法院必然是以鉴定机构与鉴定人是否满足法院审判需求作出评价标准或出发点。

当然, 对于非四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缺乏统一管理留下的漏洞, 由法院暂时通过一定标准择优造册管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最根本的办法, 还是需要国家采取措施, 对非四大类之外的鉴定机构、鉴定人, 逐一实现类似司法行政机关的统一管理模式, 才能真正提高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水平与信誉度。

第二, 技术审核的正当性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法官通过庭下的技术审核, 未必不是对鉴定意见质量进行质量把关的责任感推动的。而且, 即便从理论上否定技术审核的正当性, 也依然无法禁止法官私下咨询专家, 这一方面源于鉴定制度与当事人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存在制度缺陷, 另一方面法官本身是技术外行且又承担错案终身追责的压力。当然, 针对学者们对其正当性的质疑, 技术审核工作可以采取一些变通措施。例如, 司法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参与法庭审判, 以法官专家辅助人的身份, 辅助法官审核质证鉴定意见、解决鉴定方面的问题。

应该说, 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为司法技术人员作为法官的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或提出专家意见提供了制度基础。根据最高法院2018年11月27日印发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的相关规定, 为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 法院可依职权通知专家辅助人到庭; 同时, 专家辅助人在鉴定人作证后可向鉴定人提问, 并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sup>41</sup>当然, 除了法院内部的司法技术人员可以法庭的专家辅助人身份出庭外, 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更应该聘请外部专家, 担任法官的专家辅助人。法官的专家辅助人以中立立场参与法庭质证, 可能更能够获得当事人的认同; 此外, 这一制度变革, 某种程度上也能帮助无力聘请、但又有专家辅助人需求的当事人。

## 结 论

纵观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工作40余年的变迁历史, 可以发现司法技术工作的功能在2005年之后发生了重要转变, 即从以司法鉴定为主转变为司法技术工作的去鉴定化, 或者说司法技术工作的非鉴定化重构。当然, 无论在哪个时代, 司法技术工作都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然而, 随着法院审判工作面临愈来愈多的技术性问题, 以及基于法院内部部门之间的职能优化的现实需要, 司法技术工作也面临着需要改进的压力。所以, 人民法院应根据司法实践需求, 不断完善、扩充司法技术工作的制度功能, 并从司法技术工作的操作程序、组织资源、人才建设等方面健全司法技术工作。但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司法技术工作也会存在一些正当性问题, 人民法院应该通过制度的调整, 尽量激发司法技术工作的正面功能。

(收稿: 2019-08-06, 修回: 2019-09-08)

(责任编辑: 刘鑫)

<sup>40</sup> 参见2012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管理办法》第29~35条。

<sup>41</sup> 参见《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13条, 第26条。